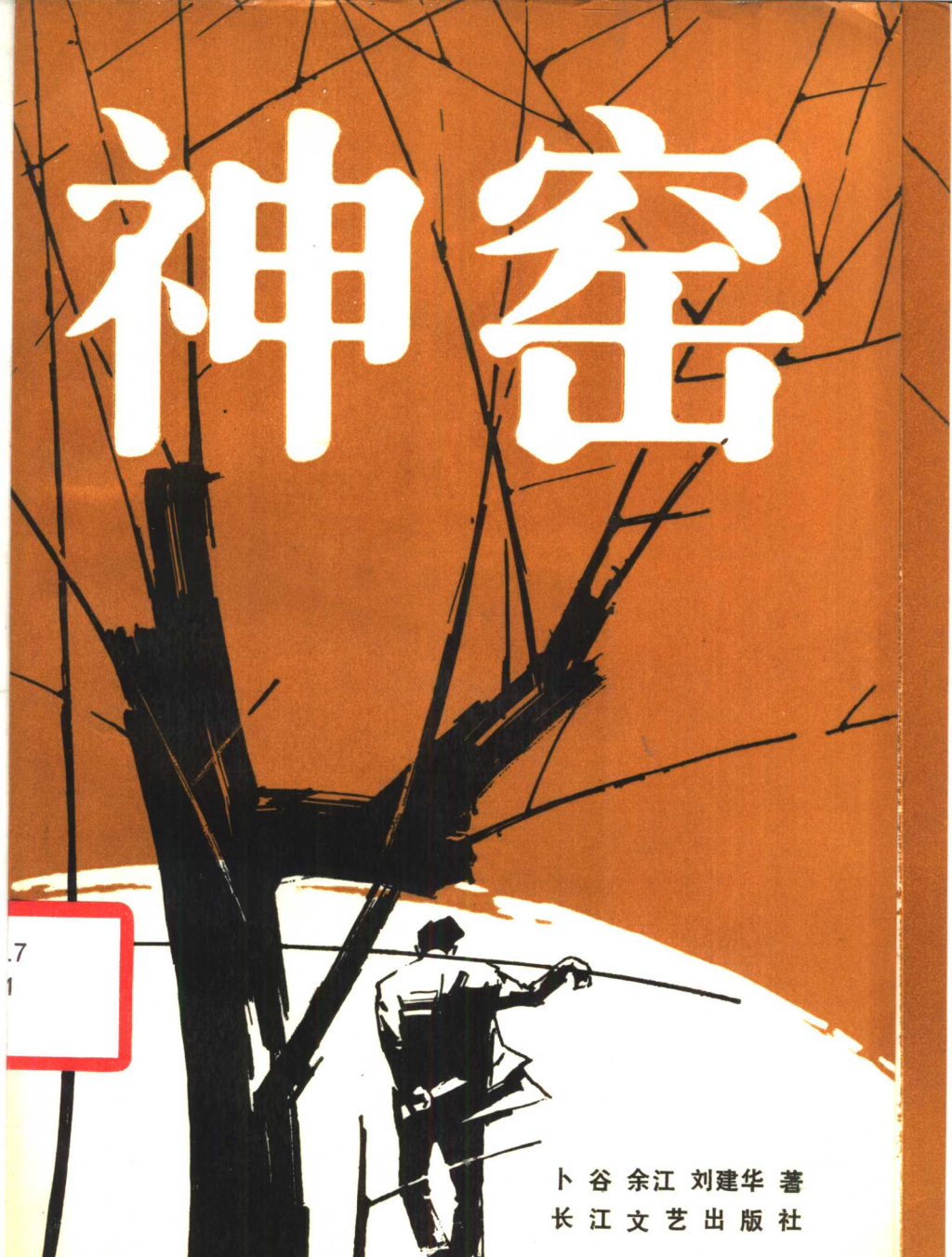


神窑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orange-brown color. Overlaid on this are black ink-style drawings of bare, gnarled tree branches that criss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In the lower half,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wearing a cap and carrying a bag is shown from behind, standing on a white, curved surface that resembles a large ceramic bowl or a hill. The person is holding a long, thin object, possibly a brush or a tool, and appears to be working on the surface.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inimalist.

卜谷 余江 刘建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7
1

中、短篇小说集

1207.7
13971

神窑

APC 38 / 08



卜谷 余江 刘建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0023187

内容提要

选入这个集子里的三个中篇和八个短篇小说，有的讴歌了老革命、老将军的高尚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的反映了农村的改革风貌；有的则描述了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生活。这些作品的故事生动，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神 密·····	余 江 刘建华 (1)
将军魂·····	卜 谷 (22)
骚动的魂灵·····	余 江 (67)
回 旋·····	刘建华 (104)
你闻闻这油菜花·····	卜 谷 (142)
金 锁·····	卜 谷 (151)
远去的喇叭声·····	余 江 (169)
波 折·····	卜 谷 (179)
阴差阳错·····	刘建华 (189)
山 恨·····	刘建华 (197)
探 监·····	余 江 (212)
后 记·····	(227)

神 窑

余 江 刘建华

一

甲子年腊月初九日。

花狸沟桂生承包的炭窑今日开窑。

窑前摆着一张横案，案上插着三炷香、三品烛，案首供着一只大红阉鸡。

祥云满天，翠鸟飞鸣。几多威势派场！

三声“黄竹筒”响过之后，桂生拈起香先朝南天神火老君拜了三拜，低下头又朝土地公公叩了三叩，接着，便从案上端起一只盛了红包的托盘，转过身恭恭敬敬地举到窑头王金贵的眼皮底下。王金贵也不推辞，拈起顶尖上的一只厚包，喜笑颜开地抱拳回了个“鸿门大吉”。又惊又喜的桂生抓起余下的红包分别撒给自己请来的四位帮工。帮工们照例一人一声“发财”，便把红包揣入衣兜。

令人心尖儿发颤的时辰到了。撤开香案，点燃千字鞭儿，喜热闹的人们发一声喊，全都睁大双目看着桂生抡起铁头向

窑门掘去。

一下、两下……桂生心里直打颤颤……娘老子！千日熬硝，今日一炮。自打十天前签了合同，自己何曾困过一天太平觉？一窑炭烧出来便是一千多元。除去窑头四六分成的红利，再除去帮工们该发的工钱，少说也能余下四、五百元。

一层黄泥靠一层片石，窑门足足封了四层。

桂生不敢歇手，他总是觉得阿娘和妹子都在背后盯着他和他手里捏着的这把举足轻重的锺头。

他的家在湘南紧傍鲤鱼江的一个乡村。

抛罢早禾，几个后生仔子邀他一道出门去挖钨砂。挖了些时日，收入将就着够哄肚皮。一转念他心里寻思，肚饥不能装饱相……自家屋里有瞎眼的老娘和待嫁的妹子，比不得同来的伙计无牵无挂，赚钱蚀本全不当回事。

没过几日，他独自一人来到深山做了炭窑帮工。

炭窑佬的饭也不是好吃的。上山伐薪木蚊叮虫咬还要防蛇，蹲马步拉锯，弯弓腰落斧，半天下来，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地方旱干。开窑扒黑炭一搅一身都墨墨乌，热浪呛得人连气也换不过来……娘老子！一天两块五。工钱虽不起眼，可稳当落实。自己不喝酒不抽烟，除去吃饭和必要的零花钱，一月少说也能余下四、五十元。到年底，怀里揣着四、五百元实打实的钞票迈进家门，阿娘和妹子该是怎样的高兴啊！

……这眼皮怎么老是在跳？腿筋儿怎么老是在打转转？他不得不停下手用汗巾揩了一把热汗。

唉唉，做帮工便做帮工，怎么又会要去烧窑火呢？虽说是挣钱多，可这辛苦、忧虑、焦灼又有谁能体谅呢？

唯有她。

除了她谁也无法体谅。

蓦然间，桂生只觉得对面的山垌里有什么东西一晃，象流星、似雷火，击打得他浑身的勇气陡然大增……他朝手心啐了口唾沫，抡起铁头狠狠地朝最后一层黄泥壁刨去。

随着窑门洞开，一股冒着乌烟的火苗呼呼地窜了出来……

“娘老子，是红窑！是红窑……！”

人们发一声喊，全都惊呆了。几个帮工一拥而上，慌忙不迭地填土封窑。

王金贵装佯地喊了几句什么便连连地摇头，脸上掠过几丝冷笑。这种场景他见得多了。任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要发利市便总有出红窑的时辰。不管你出红窑黑窑，包了“窑火”就得四、六分成交红利。倒财垫本的事他从来不做。

他上前几步，拍拍呆在窑前的桂生的肩胛，“不碍事，不碍事，‘人活九十九，总要出回丑’嘛！”说着，便伸手拎起那只迟早都要归他享用的大红阉鸡，笑微微地离去。

桂生身上倏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仿佛如梦方醒，偷偷地揩去了眼角上的泪珠……

二

晚饭是隔日就备好了料的。四盘鸡鸭鱼肉，八碗时鲜炒菜。外加一坛子“糯米烧”。

王窑头和花狸沟里几个能胜任看窑火的角色坐在上首，四个帮工和桂生坐在下首相陪。

酒过三巡，桂生便借故离了席。出了屋门，他悔恨地一

跺脚：“娘卖×！如果不是出红窑，今个夜里会是这种场面么？！”

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住棚，拉过被子便蒙住了头。他什么也不去想，只巴望能合上眼，沉到地府里歇足了，再回到花狸沟来掌窑火。

越是想清静越是清静不了……怨只怨当初不要来江西，不要来挖钨砂，更不要来当炭牯佬……唉唉，都怨都不怨，只怨这王窑头心狠手杀红利扣得太凶！……不，不能怨他。王窑头与林管站签了约，与村干部结了盟庚。开几眼窑雇多少帮工都由他发话。而且话发得凶，问得辣。

初踏山界，他便横着鼓鼓眼问：“小老弟吃得苦么？”

桂生慌忙不迭地点头。

“你不用点头，到时候只怕你累得下身也打不起精神来！”

桂生一怔，红云霎时漫上了耳根。

“老么子！明日就领他去出窑，三日之后不落泪才是好角……。”

王窑头神气十足地向他的手下吩咐。

席散了。灯灭了。

桂生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在想念瞎眼的阿娘和过罢年就要出嫁的妹子，也在想今天为那样会出“红窑”。

炭木是自己和帮工们一起伐的，窑是自己亲手装的，窑火是自己亲手点的，到末了，封窑的黄泥和片石更是自己用肩挑来用手砌的。……除非有人在窑背上做了什么手脚，不然怎么会出这号背时倒运的鬼事呢？

唉唉，要是能出一次“神窑”就好了……扒开窑门，冲出

一股股白烟，眨眼功夫，木炭全都变成一块块金、一砣砣银……有金有银，阿娘的什么病不能医？妹子的什么嫁妆不能置？老么师傅说，出“神窑”一要心诚，心诚则灵，二要用活人做“人祭”。这头一桩事好办，后一桩可是连想也不敢想呀！

出门那一刻，阿娘千叮咛万嘱咐，昧心钱不能要，害人财不能取。那怕屋里有米下锅也得让良心上对天下对地……困吧，困吧，大不了再包一口炭窑……

扑咚！从窗外掷进来一个蕉叶包包。

桂生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探身窗外搜寻，却什么人也不见。

他拾起蕉叶包包，拆开了，一股糯米糕子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头颅一阵晕眩，香味儿盘得悬心不住地打秋千……

六月里进山，桂生面前横着一条溪流。侧头一瞥，溪水对岸正蹲着一个洗衣的妹子。再一问路，一股夹裹着泥土味的乡音扑面而来。他心里好一阵泛涟漪……这妹子面相好熟啊！

夜饭，照规矩由窑头做东。桂生心事重重来到高坪，走进玉窑头的竹棚。

王金贵年龄不出四十，脸皮寡黄，看人时鼓眼不住地往斜里横。

桂生不喝酒，上了桌便埋头扒饭，不敢轻易往菜碗里伸筷子。吃得正上紧，一只喷香的油煎荷包蛋随着白米饭突兀地入了喉咙。他一怔，心里有些纳闷，抬起头，对面的过道里正站着白天答话的洗衣妹子。

一对黑亮的眸子会说话。

他脸上倏地腾起一片红云，搁下筷子，匆匆道了一声谢，急忙出了竹棚。

隔几日，帮工们在花狸沟南垭伐炭木。时近中午，洗衣妹子挑着竹箩送来了饭食。

帮工们歇了手，都朝饭挑子围上来。一半是为肚皮，另一半是为她。

她长得不算漂亮，可身段儿特别匀称，腰不粗，肩儿削，胸脯挺挺的……在这多见树木少见人的地方简直就是观音现世，招人眼馋。因为是窑头的堂客，帮工们只是咽几口唾液而已，岂敢造次。

饭后，大家各自在树荫下找凉快地方歇饭困。桂生初来乍到有些避生，便走远了，在山垭底沟大枫树下，找了个长满狗尾草的坝窝子躺了下来。

忽然，他朦朦胧胧地觉得脸上有些奇痒，伸手一抓，竟然抓住了一只软乎乎的手。睁开眼一瞥，象是触了电闸，惊慌失措地松开了手。

洗衣妹子咧嘴一笑：“怎么，隔了一畝田就不认得捡泥鳅的作田妹子了？”

桂生怔愣了片刻，眨眨双目结结巴巴地问：“莫非你是……是江田撑船老倌王铁拐的女儿……秀秀么？”

一听对方叫出了自己的小名，秀秀的眼泪便成串地往下落。

桂生慌了手脚。“莫哭，莫哭，有么子难处只管说，只管说……”

秀秀渐渐止住了哭，长叹一声，缓缓地道出了原委——

上年秋天，老天爷作威势，日日发潮水不现辣日头，路难行，车不发。一帮帮的过路客纷纷由旱路改走水路。一班一班的轮船撑满了人，还接不完滞流的过路客。于是，许多鱼船也收了网，临时做起了送客的生意。

这天午后，北岸码头上来了几个客人。有一个腊黄脸上长着一对鼓斜眼的中年男子，一上船便搭讪想和秀秀说话。秀秀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双眸只盯着手里的桨板，什么话也不答。

船行上水，走不快。搭船客坐久了心烦。斜眼男子便摸出一副牌，邀众人一同下赌盘。几局下来有赢有输，撑船的王铁拐见了心里痒得直发汗，连舵把也捏拿不牢。

斜眼男子看在眼里，下盘开局故意错了一张牌，让对手赢了一迭钞票。王铁拐再也按捺不住，发一声喊，将舵把交给女儿，慌忙不迭地插入了赌圈。

斜眼男子一面洗牌一面偷偷地瞥了一眼秀秀，心里一圈一圈地生古怪，他朝同伴使了个眼色。头三盘，王铁拐开了些红利，到第四盘牌一上手，王铁拐便连连失手，摔出一张对方方便吃一张，连输几盘之后，船老大脸发红眼上火，索性从后舱拖出一只装钱的铁皮匣子，大有成败在此一举之势。

掌灯时分，斜眼男子干笑了几声，不紧不慢地把铁皮匣子抱了过去。

王铁拐脸发白，心口发紧，摇摇晃晃地步出船舱，抖抖颤颤地卷上一支烟，望着黑糊糊的江水不说一句话。

天爷子，完了！那铁皮匣子里盛的是他披星戴月十几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本。日后给么儿子娶亲，给儿孙们备料盖瓦屋全得从里面往外添补。可如今，竟成了这大江里上下

颠浮泡泡……

半夜时分，他摇醒睡得正香的秀秀：“……前舱里，前舱里的浙江客象是沾了寒气。你，你把瓶瓶里的药片给他……给他送去……”

秀秀披上衣服，往外迈一步又把脚板往回缩。

“去吧，没事的，我在这里守着……”王铁拐颤栗着说。

秀秀看看阿爹，重又鼓足勇气迈出了舱门。

不一会儿，前舱便传来了秀秀的呼唤声。王铁拐心里狂跳了一阵……起来，蹲下，蹲下，起来……秀秀的呼唤声逐渐微弱，他就象患了一场大病似地散了架，瘫坐在船舷上。

天明，斜眼男子送过来那只铁皮匣子，淫笑着，大大咧咧地下了船。

王铁拐慌忙验看匣子里的钱物，没料想秀秀也挽着个包袱跟了上去。他慌了神，连唤几声女儿不见答应，便跌跌撞撞地追撵上去。

“秀秀！秀娃……！”

秀秀一怔，站在了沙滩上。

“秀娃！阿爹对不住你，对不……”

秀秀终于抬手抹去两行泪花，一扭身，匆匆地往远处走去。

王铁拐双膝一软，倒在沙滩上，泪眼模糊，绝望地看见女儿留下的那行深深浅浅的脚印……

“三年了，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我想阿爹……不怪他，永远不怪他……我想弟弟伢子和阿妹……”

桂生一面叹气，一面不安地往四周打探。

秀秀倏地伸手抓住他的胳膊：“桂生哥，你能带我回去么？”

你能带我回去么……?!”

桂生心里一惊，极力想挣脱开手臂。

秀秀不愿失去这样一个极宝贵的机会。即使不能同对方一同回去，也得让这个同乡哥哥给家里报个信。她猛地扯开衣裳哭诉着说：“他不是人……夜里拧我用烟头烧我还要压我……说我不是女人不给他下蛋……我偏不！偏不下！怀了，也不让杂种下世……!”

桂生呆住了。长这么大，他第一次看见女人当他的面脱衣裳。那光滑洁白的皮肉上满是鞭痕……这个砍脑壳的王金贵！这个畜牲！

一股热血突兀地从桂生身上奔涌而出。他抓起斧头呼地立起，要即刻去找王金贵算帐！

一声开工号子猝然响起，粗犷而又悠扬的工号俚语似一张网，迅速而又缓慢地罩向南坡上的山林和空谷，也罩向呆立的桂生和秀秀。桂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端的是什么饭碗。他猛一跺脚，把斧头狠狠地往身边那棵大枫树上砍去……

夜里，他翻来复去没合眼。秀秀那挂着泪痕的面庞和满是伤痕的肌肤老是在眼前晃动。

过了八月，桂生手里有了些积蓄。踌躇再三，他到镇子上买回了一套小翻领外衣和一双人造革轻便皮鞋。几次穿上又几次脱下。直到有一回大家相邀出沟去看电影，他才下决心穿戴一新。

出了山口，正踏着“丁步”过河，秀秀却从背后追了上来。

“喂，慢些走……金贵喝醉了，烦你们谁去帮忙调碗醒酒

汤!”

帮工们你看我望，都把目光盯住了桂生。他们记得，端午节那天窑头喝得烂醉如泥，桂生不知在碗里捣鼓了些什么，窑头喝下去半个时辰便醒了。

桂生沮丧地看了一眼同伴，只好止步打转身。暮色冥冥，凉风习习，山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青年男女。

“哎，桂生哥，你上回调的‘醒酒汤’真灵，金贵到如今还在夸你呢!”

“噢。”桂生心里有些不自在。

“你既能调药汤没准也能治病吧……”

“得看是大病还是小病。”

“小病，小病，”秀秀显得异常高兴，“比如说水火烫伤?”

“能。”

“刀砍斧削?”

“行。”

“身上有暗伤?”

桂生一怔，“能”字未出口，手就被秀秀攥住了。

“桂……桂生哥，我这背上有一处暗伤，是王金贵用锅铲把敲的。不管你会不会治，你摸……摸一把吧!摸了，即使不好，我也不怨你……”

桂生倒抽了一口冷气……啊啊，不，不能摸。她虽然是个招人喜欢的妹子，却是有男人的娘女，不能胡来，不能胡来……

他越想抽手，秀秀攥得越发紧。话语里夹着哭声：

“……你是我的同乡哥子，在花狸沟我没一个亲人……你就摸一摸吧，只当是娘家的人来看望我这个不争气的……”

贱货……”

桂生鼻子一阵发酸，险些也要落下泪来。摸一摸就摸一摸吧，横直荒山野岭无人知晓。只是，只是……手儿渐渐地被秀秀拉入腰际。刚一贴上背脊，不知怎么便滑到了奶子上……

“桂生哥，你的心真狠，真狠……”

“秀妹子，你是有老公的人，我不敢、不敢……”

“不要提他……他是狼！他不配，不配……”

桂生再也无法支撑了，膝盖一弯，便倒在了松软的芦萁草上。

月亮上来了。遮遮掩掩，时隐时现……

三

早起，花狸沟四周铺了一层白霜。

一阵喧嚷声把天亮才合眼的桂生又吵醒了。他探身窗外，只见小溪边上躺着一只被窑工们擒获的麂子。王窑头的“灰狼”正死死守在一旁不许人们上前。

真是狗仗人势。

有人来央求他了。这花狸沟除了窑头，第二个能降服它的怕只有桂生。

说来也怪，“灰狼”一见桂生，那股凶神恶煞的气势立刻全没了。桂生指着王金贵的工棚要它回屋，它不太情愿地几步一回头地离去。

桂生救过“灰狼”的命。

七月里发山洪，外出觅食的“灰狼”嘴里叼着大半块猪腿逃回了花狸沟。过河时，也许是水流湍急嘴里又负着重荷，

没游多远，“灰狼”便被卡在一个大树兜中动弹不得。正在炭窑边开挖排水沟的桂生看得真切，他纵身跳入水中救起了“灰狼”。狗通人性，日后“灰狼”不管在什么地方与桂生相遇，总是俯首贴耳摇头摆尾，不敢忘了救命的贵人。

剥皮开膛。不大一会儿麂子便被大卸八块分了家。

帮工们和窑火师傅差不多全起来了。一面往手心里哈热气，一面围着河滩看热闹。

秀秀端着米箩从高坪上的住所拾级而下。瞥见桂生一怔，忽地又插入人群朗声嚷道：

“哟！口福，口福……花狸沟的人又要开荤罗！”

轰然一声，窑工们全都笑开了。有的人一面笑还一面挤眉弄眼。在这些汉子们中间，“开荤”二字有其特殊的含义。

秀秀脸色通红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也不答话，就势便在桂生身边蹲下，把米箩放入水中，神情随意得很，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该。

唯有桂生，心里随即敲开了小鼓。

见人群渐渐稀疏，秀秀压低了声音说：“昨夜里我给刀杀的说好了，让你再包一口炭窑。你快些提点什么去会会他，别让冷了灶……”

桂生不由一阵欣喜，疾步上前称了一块麂子肉，转身便朝窑头的工棚奔去。到了门前又把脚步放慢了，心里无端地感到一阵恐慌。

桂生未进门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酒味，待迈进竹棚，只见王金贵正坐在桌边用扑克牌算命。见桂生进来点点头，又神情专注地接着分牌。

吱呀一声，“灰狼”撞开门进了屋。见了麂子肉一跳三尺

高，围着桂生撒欢。

王金贵不悦地丢下牌：“你看你，一不过节二不过年，花这个钱干什么……？”说着便把桂生递过来的麂子肉朝空中一抛，不偏不倚“灰狼”接了个正着，把个桂生看得发了呆。

桂生心里一阵发寒，正要随着“灰狼”往外打转身，王金贵却满脸堆笑唤住了他：“坐呀，没有带屁股来么？……先喝杯茶，待不下蛋的抱鸡母回来了，让她炒几个滚菜，暖一壶米酒。”

桂生呐呐地搓了搓手。

王金贵点燃一支烟：“听人说，你和我那‘抱鸡母’是老乡？”

桂生心里一惊。天爷子！这事没有第三人知晓，莫非秀秀……

“嘻嘻，听口音倒象是我们那厢人，不过湖南的地盘阔，谁晓得师傅娘子的屋门朝东朝西？”

“哦，哦……亲不亲故乡人嘛！”

桂生手里发汗，“那是，那是。”

王金贵忽地打了个哈欠。“你再包一口窑吧。快过年了，家里等着钱排用场；再说，你辛苦一年反倒垫了老本，知道的说是你自己运气不好命不带财，不知道的反而说我手腕子杀青绕绊索算计你……”

桂生始料未及，嘴里呐呐地不知该怎么道谢。

回到工棚，桂生神情恍惚，忧喜交加。王金贵那对时而微笑时而藏着杀机的斜眼不时地在眼前转悠。他极想拔腿就离开花狸沟，可是秀秀呢？说好了一起回去过年的。

娘老子，好歹就看这一回了。包就包！